



两院院士/水电巨匠/科幻作家/激情诗人

◎ 潘家铮 著

春夢秋雲錄

——浮生散记（第3版）



春夢秋雲錄

——浮生散記（第3版）

◎

潘家铮

著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www.waterpub.com.cn

内容提要

本书是我国著名水电专家、两院院士潘家铮先生的自传性散文集。作者用一篇篇相对独立而又紧密关联的回忆，生动地记述了他所经历的纷繁复杂的社会景象和自己一生的坎坷历程，艺术地勾画了一位知识分子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成长道路，抒发了作者对水电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对祖国的拳拳爱心。

本书文笔生动凝练，语言风趣调侃，情节引人入胜，充满人生哲理，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本书第一版于1991年问世，2000年又经作者修订出版了第2版。本次再版时基本保持了第2版的篇幅、内容和文字，以飨广大喜爱他的读者。

本书可供水利水电系统干部职工、各行业科技工作者、社会青年和广大敬重潘家铮院士的读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梦秋云录：浮生散记 / 潘家铮著. -- 3版. --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2.9
ISBN 978-7-5170-0160-7

I. ①春… II. ①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3922号



定 价	印 数	版 次	规 格	印 刷	排 版	经 售	出 版 发 行	作 者	书 名
45.00元	5001—8000册	2012年9月第3版 2012年12月第2次印刷	180mm×260mm 16开本	28.5印张 328千字	8插页	北京科水图书销售中心(零售) 电话：(010) 88383994、63202643、68545874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和相关出版物销售网点 北京艺海工作室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1号D座 100038) 网址：www.waterpub.com.cn E-mail: sales@waterpub.com.cn 电话：(010) 68367658 (发行部)	潘家铮 著	春梦秋云录——浮生散记(第3版)



序 一

钱正英

《春梦秋云录》是潘家铮同志的回忆录。潘家铮是人所共知的水电专家、大坝专家，那巍巍大坝如何联到春梦秋云？我怀着浓厚的兴趣读了文稿，认为这是一本不寻常的回忆录。

首先是人物不寻常。以我来说，经过几十年的认识，才对潘家铮同志逐步有所了解。

20世纪60年代，我初次认识潘家铮同志，知道他是新安江水电站的设计负责人。新安江孕育的专家很多，潘家铮也是专家之一吧。他不大说话，我也未作更多了解。20世纪70年代，为了研究葛洲坝工程设计中的技术问题，人们向我推荐潘家铮同志。他们说，长办（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简称，是葛洲坝工程的设计单位）的技术人员对潘家铮很佩服，很愿听他的讲课。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对长办的技术人员我是有些了解的，他们中有很多专家，能令这些专家钦佩的，那就不是一般的专家了。这时，葛洲坝二江泄水闸的消能和护坦设计，引起

本序作者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原水利电力部部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很大争议。那是葛洲坝工程成败的重大关键，长办同志建议的是一种轻型和先进的设计，不少人对此有疑虑。为此，我们请潘家铮同志主持复审。他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亲自分析计算，做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肯定了原设计方案。在此以后，又经过了几年时间，我们确认他是水电界的第一流专家，并任命他为水利电力部的总工程师。但是对他在技术以外的其他方面，我仍没有多少了解。

20世纪80年代，在研究处理龙羊峡的地质问题时，我开始认识到他的另一方面——可贵的政治品质。龙羊峡是我国正在修建的最大水库，但坝址的地质情况非常复杂，开工后暴露了很多难于处理的地质问题。国内外一些著名的地质权威考察现场后，对该处是否能建高坝大库深表疑虑，甚至作出不宜建库的结论。我们请潘家铮同志负责，召开了多次技术会议。经过周密的勘探与科学的分析计算，他肯定了建库的可能性，并制定了相应的技术措施。在水电技术界，许多同志都有“摇头容易点头难”的体会。如果对某一措施提出质疑，一般不会冒多少风险；但如果肯定一项措施并付诸实施，就要准备承担一切后果。对龙羊峡这样事关工程成败的问题，敢于主持并做出“点头”的结论，是要冒坐牢判刑的风险的啊！这不仅要有高度的技术水平，还要有置个人得失于度外的高度为人民负责的精神。这以后，潘家铮再一次要求入党。我们查阅了他的入党申请过程，真是历尽坎坷，

百折不回。“文革”前和“文革”中，他曾多次受到错误的批判。)“文革”后虽经拨乱反正，但他的入党申请仍被搁置。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的名誉已完全恢复，地位也有了，工作也顺利，当时又正值一部分人对共产党提出“信任危机”，而潘家铮同志仍坚持要求审查他的入党问题。经过史大桢和姜溥礼两位同志认真研究并负责介绍，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我才认识到，他不仅是一位工程师，一位学者，还是一位立志献身的革命者。

去年，我意外地认识到他的政治水平，那是在读到报载的一篇署名政论文章后。大家认为文章写得非常好，但当了解到这是潘家铮的手笔时，才真正令我大吃一惊。我只知道他会设计大坝，写技术论文，却不知道他还有这一手！直到最近，看了他的回忆录，才知他岂止能写文章，而且诗词歌赋，都有很深功底。如果不是命运捉弄，他本来应当成为一位文学家的。要全面了解一个人，真不容易啊！

一位热爱文学的人，居然成为大坝专家，可见其经历之不寻常。潘家铮同志的成长道路，和我们很多同志大不相同。他首先声明，他并非“自幼热爱水电”，甚至也未热爱科学。由于战乱，他只上了初中，后经自学，才考上了大学，为便于谋生，选学了土木工程。四年大学仍处在激烈的国内战争中，学习时断时续。他的水电专业知识，主要是在工作中刻苦自学的。他对水电的感情，也是在实践中产生并日益加深的，直至成了“水电

迷”。在水利电力界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改称“院士”——出版者注)中，他是最年轻的，也是唯一的完全在国内学习成长的。他是新中国水电人才成长的缩影，他的经历很不寻常，却有历史的必然性。

回忆录的写法也不寻常。按照潘家铮同志的经历，完全可以写出一部辉煌成就的回忆录。但他没有这样写，却是严格地解剖自己，正如鲁迅先生所提倡的，向读者交心。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位高不可攀的专家，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复杂情感的中国人。从一个旧中国的普通顽童，怎样经历灾难困苦，成为新中国的水电专家；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巨变中，作为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是怎么想和怎么做的。和他同龄以及比他年长的人，从回忆录中可以看到自己的身影，仿佛在和同行，从而引发亲切的联想和对比。对年轻的一代，可以更具体真实地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去、现在和未来。总之，每一个人读了它，都会进一步回忆和思考，怎样做一个中国人。我想，这也是本书的主旨吧！

1990年4月1日

于北京



序 二

钱令希

这本集子是一位工程师写的，写的是作者人生道路上甜酸苦辣的往事，读起来像是传奇，却都是纪实，很感动人。

我作此介绍，因为我认识作者潘家铮，我了解他作为工程师和科学家所做出的贡献和成就，我又欣赏他文学方面的修养和才华。

作者潘家铮从事新中国的水力发电建设工作将近40年了，现在是能源部的水电总工程师。他先后参加和主持过许多座大中型水坝和水电站的设计和施工，几乎可以说，在中国所有较大的水电站工地上都留下过他的足迹和汗水。他在学术方面也有很多成就，有专著和论文上百种，1980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这样一位有成就的工程师和学者，却天生爱好文学。正如他自己说的：“我是热爱水电事业的，但这是伟大的历史潮流把我推上这条道路的，我与水电事业是‘先结婚后恋爱’的。”至于他对中国文学的感情，则是热烈的“初恋”，深情至今不衰。看来，现实与理想总是有矛盾的，

只有经过不懈的努力和追求，才能统一。

中国的知识分子所经受的困苦曲折，是其它国家知识界所难以理解的。但正因为如此，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心和事业心也是他人所难以想象的。我读过这本集子的部分稿子，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真实地反映了这个大时代中一名工程师所走过的路，和他对国家、对事业的一颗心。对于这个大时代，我们过来人是不应该忘记的，我们的后代也是不应该一无所知的。如果由一位专业作家来写，可以写得很精彩，但是由工程师自己来写，事迹就更翔实，喜怒哀乐的感情也会更真实一些。作者愿意出版他的稿子，正好可以作为这个时代的一个痕迹，而且也可以给我们的后代提出许多发人深思的问题。

1990年9月8日

于大连



自序

记得童年时握笔作文，往往喜欢写些“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之类的套话，长大后钻在古典文学堆里，又无病呻吟似地写些“双鬓催人”的诗句。当时并未真正认识到流光的可贵，更没有感受到老之将至的威胁。谁知眼睛一眨，60多年的岁月已经飞逝了，尽管自己似乎还没有好好体会一下做人的滋味，却真已齿豁发童，垂垂老矣。这才恍然于光阴对人来说是何等严酷无情啊。

据说人老了常常喜欢回想前事，有成就的人则写回忆录。我对做旧梦的嗜好，不但未能免俗，而且乐此不疲。一空下来总情不自禁地想想几十年前的事和人，它们像迷漫的烟雾、将醒的梦境，分明在前，伸手去抓却什么也没有。至于写回忆录，那应该是有贡献的人的事，在他们的回忆中有可歌可泣的事迹，具有发聋振聩的作用。即使是位平庸的总统，总也掌握些外人鲜知的内幕轶事，印出来也足资考证谈说。我却是个极平凡的人物，有什么可写，又有谁要看呢？

可是这件事始终萦绕在我心中，这不是我无自知之明，而是有自己的想法。我的一生虽然平淡无奇，可是我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光怪陆离的几十年。平凡的生活里处处留下时代的痕迹，或者叫作打上时代的烙印。把它们如实记述下来，同样可起到从一个角度反映时代特色的作用，正像丢在垃圾堆里的破镜子可以照出大都市里某个角落的面貌一样。

当我呱呱坠世时，宣统皇上已被赶出了紫禁城，蒋委员长也坐上了龙廷，可是几千年来的封建势力几乎纹丝未动。加上我的出身影响，我仍然接受了传统封建教育，而且还读了大量中外小说。一直到弱冠之年，四书五经、七侠五义加上红楼西厢指导着我的思想和言行。另一方面，我自有知以来就生活在亡国灭种的阴影中，11岁时爆发了救亡战争，我也饱尝逃难、挨炸、流亡、要饭，最后沦为亡国奴的滋味。抗战胜利后我进了大学，正当满腔热情想读书建国时，迎来了三年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我才有了一个献身事业的机会，但又经历了一次次的政治运动，直到进入牛棚又从牛棚中出来。如果把这些记述下来，不也可供谈论借鉴吗？我想至少青年人读了比之于读一些充斥书市的武侠或黄色小说有意义些，可以知道今日局面来之不易、弥足珍贵。这就是我想写书的本意。

话虽如此，真要动笔，顿感困难重重。首先要恨这支秃笔，也许写惯了技术文章或会议纪要，现在要改写些

歪门邪道的东西就笔重如山了，只好每天或每周硬挤千把字出来。其次，茫茫往事从何下笔呢？我只能选一些印象较深、能引起人兴趣的琐事来写。对旧社会，我写了许多苦难；对新社会，我没有歌功颂德，也对以往的失误作了记述和讽刺。我爱社会主义祖国，爱祖国的救星共产党，也正因为如此，我对失误才有无比的痛心。我想这样写更有益处。如果有人不体谅，那也只好“知我罪我，其唯此乎”。

最大的问题还是谁愿意印这本书呢？这确实难住了我。但最后水利电力出版社（现改称“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者注）愿做这笔赔本买卖，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本不成样子的东西，呈献在读者面前。这样的东西居然得到李鹏同志慨赐墨宝、钱正英和钱令希两位尊长赐写序言，不但使我受宠若惊，更感到压力在身。如果我写的内容辜负了领导、师长的期望，只能是自己负责，并事前在此请罪。

最后还得交代几句，我在写作中当然力求真实，但事隔数十年，一些人物、事迹、日期不可能记得很准确，张冠李戴、前后讹乱怕是难免，姑且不谈“艺术夸张”因素。好在这不是信史，我也懒得一一考证，望勿深究是幸。所谓“诗学西昆原有意，不劳辛苦作评笺”也。

1990年秋

于能源部



目 次

序一/钱正英

序二/钱令希

自序

我是怎样走上水电建设道路的/1

西厢记的风波——童年幻影之一/9

茉莉缘——童年幻影之二/14

亡国奴生涯纪实——抗战春秋之一/22

颠沛流离读中学——抗战春秋之二/29

第二次当上亡国奴——抗战春秋之三/48

琴韵书声出九莲——一所所有特色的学校/60

红儿小传/71

印在心头的乡音/81

中正诗人的由来——从猢猻王到闹罢课/89

记钱塘江水电勘测处二三事/103

岭南行/117

新安江上竹枝歌/132

食堂买饭记——大跃进插曲之一/154

在技术革命运动的浪潮里——大跃进插曲之二/165

麻哈渡纪事——锦屏梦影录之一/177

大金河畔的诗篇——锦屏梦影录之二/183

不下龙潭非好汉——锦屏梦影录之三/190

锦山雅水悼英雄——20世纪60年代开发锦屏工作的

回忆/198

这毛诗不是那毛诗——文革春秋之一/214

“三友分子”历险记——文革春秋之二/229

活学活用的活命哲学——文革春秋之三/237

从恢复工作到落入黑店/260

在饥馑的岁月里/277

杞国忧深深几许/294

我写了一出《女皇惊梦》/314

一座高拱坝的诞生/326

无尽的悼念/337

无限辛酸话科研/344

欢喜冤家传/359

龙羊峡上战狂洪/373

我和三峡/387

世纪圆梦和终生遗憾/397

改行与失败/419

附录 潘家铮院士小传/熊思政/430

再版后记/442

再版说明/444



最高当局发金言
诸公都是本党好英贤
岂不闻亲亲仁民是美德
朕要你让你就莫争先
他妈的礼义廉耻要牢记
操你娘曾文正公家书读几遍
若说本利无着落
朕封你做个宪政研究员
领千薪再加车马费
将就些三年定把本利还
代表聆训喜开颜
如拨云雾见青天
回去都把棺材卖
害得棺材店老板破了产

这两首奇诗写的当然也是事实，但用词太刻薄，刺人过甚，弄得不好，当局会动真的，要强迫自治会交出诗人真名。那样，也许我会被抓出来开除示众，我的个人历史也就要重写了。

记钱塘江水电勘测处二三事

这是个什么样的单位

1950年7月，我从浙大毕了业，四年大学生活惊涛骇浪中一闪而逝了。那时候还没有统一分配之说，由各地需人单位来学校物色，也有由学校或教授向外界推荐的。我的恩师钱令希教授知道我身上背着一个沉重的破落家庭的负担，不便远适天南海北，就介绍我去设在杭州的“燃料工业部钱塘江水力发电勘测处”（简称钱塘江勘测处）工作。

这个单位，连管大门的以及女佣人都算在内也不上二十个人。按照今天标准，不仅够不上“地师级”、“县团级”，恐怕连个“排级单位”也勉强。原来，在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下，设有一个“全国水力发电总处”，钱塘江勘测处则是“总处”下面的一个勘测单位，专门勘测钱塘江的水力资源，做点水文观测和地形测量工作。虽说“总处”仿效美国 TVA 的模式，拟有一个 CVA 的计划，天晓得猴年马月能实施。因此勘测处生意清淡，门可罗雀。听说杭州解放时军管会还不知道有这么个小单位，迟迟无人接收。大家慌了手脚，只好毛遂自荐地请求接收了。还听说来接收的军代表也弄不清这是个什么性质的机构，是否应按“俘获人员”处理？最后，总算成为隶属于燃料工业部下的一个小处，一切人员照留。当然其中没有一个党员，也没有一个团员。主任是水电界老前辈徐洽时，处里人员虽不多，但专业较齐：水文、测量、钻探、设计、机